

我听见花朵说，它想留在这儿

■孙道荣

在哪儿都难免会遇到不文明的现象，网红之地，也不例外。

遇到这样的事，怎么办？我的朋友老杨，有自己的小妙招。她在单位时，就是做群团工作的，善于与人沟通，退休之后，热心肠不改，看到身边的不文明现象，更是忍不住站出来说话。当然，她从不简单地指责，而是艺术性地表达，按照她自己的话，就是以某人之“潮”，止其不文明之举，效果竟然出奇的好。

有一次，我们一帮中老年人，去郊区的一处花海游玩。花儿灿烂，游人一个个亦灿如花儿，但不和谐音也是处处可见，很多人无视告示，跑到花丛中，蹲下来与花合影，花田里，踩出了

几条小道，嫩嫩的花被践踏。有一个网红，更是一边直播，一边摘着花儿，一朵，又一朵。老杨看不下去了，走过去，轻声对正在直播的姑娘说，我听见那朵花说，它想就留在这儿，让更多的人欣赏它。网红姑娘的脸红了，一只又准备伸向一朵花的手，缩了回来。到底是网红，继续直播，“刚刚这位阿姨说的话，很有诗意哦，她说，她听见了这些花，就想留在这儿，阿姨说的对，让这些花儿，向更多的人，展示它的美。”

老杨还跟我们讲起一件事，在她家的后山上，有几棵特别壮观的大树，这些天，忽然也红了，很多健身的人，专程跑来拿这几棵大树当健身器材。

老杨说，那都是上百年的大树啊，原来安安静静地在山坡上生长着，郁郁葱葱，无忧无虑，现在，被折腾得不像话。他们是怎么折腾这些树的呢？有人拿大树当靠山，背摔，“嘭！”后背重重地撞上去，撞得树枝乱颤；有人双脚倒挂在树枝上，倒挂金钩，仰面朝上，树枝颤颤巍巍，似要随时断裂；还有人练高踢腿，飞起左脚，踢向树干，又飞起右脚，踢向树干的另一侧……可怜的大树，摇摇欲坠。老杨说，她真心疼那些大树啊，好好的一棵树，招谁惹谁了。不行，她得替树说句话。她问背摔的大爷，你的背不疼吗？未等大爷回话，老杨接着说，但我知道，树疼。大爷悻悻地不再背摔了。有意思的

是，老杨的这句话，后来被人制成了小标语，挂在了一棵棵大树上。

还有一次，老杨看见一个正在公园直播的网红，穿的裙子那个短啊，人来人往，还有不少小娃娃，老杨看得脸都臊。她对姑娘说，姑娘，你的裙子要是像你的头发一样长，一样飘逸，也许会更美。别说，姑娘还真换了一件飘逸的长裙，继续直播。

按老杨自己的话说，谁还会潮啊，潮而文明，那才是真正的潮呢。



心香一瓣

向着明亮那方奔跑

■周亮

这世界有稍纵即逝的风景。有一年的清明，晚樱柔美繁华，就像明媚的青春。想不到不久之后，狂风袭来，在一片惊呼关窗声中，满树的樱花随风扶摇，又纷纷扬扬飘落。此时天尚阴，雨未下，漫天的樱花，一地的芳华，恍惚有人踏花而行，缓缓走近，那漫卷的曙丽仿佛飘飘的衣袂。如此唯美的画面我只见过一次，此后的每年春天虽然心中戚戚，但终究无缘际会。于是明白，那一次的偶然，其实是人生难得的际遇。或许在异域，这只是日常的一幕，但总有些事、有些物远在我们寄身的这块土地之外，只有跑出去才能看到。为什么要跑？小孩子喜欢跑来跑去，喜欢雨天跑出去溅起水花无数，若是瘦削的身子跑得快，被人称赞几句，那就更喜欢跑。大些了，男孩子比较喜欢跑。那时候，天色蔚蓝，洁白的云朵飘荡。偶

尔，白云投下的阴凉让人倍感舒适，倘是想起“云从龙，风从虎”——这样的荒谬念头一旦萌生，便如藤蔓向上攀爬。白云被风吹动，影子向前移动，那就跑起来追云吧！跑得汗流浹背，跑得两耳生风，跑得青春逼人。

及至成年，很少人跑步了。宫崎骏说：“当一个人过了30岁，人生就不再是纵马奔驰，而是负重登山。”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你不再是你一个人的，而是孩子的父母，老人的儿女，再也不会故意踩落水洼了，再也不会追着云朵奔跑了。

重重叠叠山，曲曲环环路，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很多的路仔细想来，就像李清照所吟唱的：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，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。

藕花的深处，风含翠筱娟娟静，雨浥红蕖冉冉香，如此绚丽让人目醉神迷，误入其中。争渡，争渡，万人争渡，几多愁苦。待得上岸，恍然惊觉，所有

的争渡，不过惊起一滩鸥鹭，眨眼无踪，回视自身却是华发早生，风尘仆仆。

满身尘埃的我们，还能找回小孩子的天真吗？

泰戈尔说：“我知道，即使花朵在黎明时凋谢，流水迷失在沙漠里，它们也不是已经毁了完了；我知道，凡是背着迟缓的包袱，在这一生里落在后面的，也不是已经毁了完了。”

那就像小孩子那样天真地奔跑，好奇地睁眼吧！他乡深山的黑夜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星空却是那样的明亮，那样的璀璨，那样的浩瀚，仿佛是一双大手把它们摆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而且你看那斗转星移，晨星仿佛歌唱。家门前一株低低的通泉草，开出一朵小小的花，花盏低垂，紫色的上唇有些娇羞，白色的下唇却三裂着努力着活泼着，看起来像一只展翅起飞的白色鹭鸟，怪不得细腻的日本人会称它为“鹭芝”。

贴地匍匐的野草原本无名，有人在野外循着它们生长的方向找到泉

源，便称呼它们是“通泉草”；有人压挤它们的细枝嫩叶，攥出几滴绿汁涂在疔疮脓疱上，清清凉凉，不久痊愈，就叫它们是“脓泡药”。春天开放的嫣然小草啊，籍籍于荒郊野外，无数的枝叶遮蔽你的头，你在罅隙中抽芽，在阴影中开花，在春风中含笑，为大地披上美丽的衣裳。每一个生命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诞生，生命就像草披林缘的通泉草一样都有着自己的使命。当你追寻自己使命的时候，天地万物都会为你效力，天上的星辰会指示你奔跑的方向，跨山越海而来的风会告诉你远方的消息。

奔跑，奔跑，向着明亮那方奔跑，跑过高山与低谷。一路的奔跑有些累，但还是满心喜悦地向前奔跑。一路的奔跑有些难，难免有异样的眼光，难免有飞来的误解，难免有沾染的尘埃。奔跑，奔跑，向着明亮那方奔跑，跑起来就有风，一路上所有的尘埃和眼泪，都会被风吹落。

水墨年华

安然时光总是太快

■金佳萍

时光已漫步到十一月，江南的气温依旧在二十度左右徘徊，秋雨无休无止地纠缠。梧桐叶已差不多落尽，银杏渐黄，溪畔的芙蓉花次第灿烂已有一段时日。

这样的午后，三两闲搭，一册旧书，怡然自得。我慵懒得就像邻家那只胖乎乎的小猫，在文字里缱绻，指尖碰落一些靡靡之音，倾泻于流年的钵盘之上，叮叮当当，陪我看时光不疾不徐，缓慢地老去。那些，曾经的葱茏翠郁，也渐渐随季风远去，被排列到深秋之外。

翻阅席慕蓉的《渡口》：“浮云白日，山川庄严温柔，让我与你握别，再轻轻抽出我的手。年华从此停顿，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。”谈到此处，我竟有些责备诗人，为何如此忧伤，有些花香的故事，正好收藏，有些无缘的天涯，适合遥望。而有些旧时光，偶尔翻阅，还可以寻到曾经年少清婉的印记，

那眉间唇角，藏匿着春花烂漫的笑意，深于心脉，植于丹田，不也挺好！

几声鸟鸣打破了寂寂，雨停了下来，风漫过光阴的檐角，几个白蝴蝶扑闪着翅膀，绕着刚盛开的茶梅翩然。放眼望去，远山如黛，近处的香樟，苍绿，清宁，叶尖挂着水珠澄澈，透亮；中间夹杂着的红叶，娇媚，妖娆，那是成熟的况味。一株树，一片叶，皆可洞悉岁月的冷暖，演绎季节的峥嵘，诠释生命的真谛。

转过头去，瞥见镜中的草儿，一袭黑底白花的中袖旗袍，长长的红色丝巾轻柔飘逸，刚洗过的头发随意洒落在肩上，盈盈浅笑，羞涩内敛，散淡从容。光阴终究还是偏心了，只让时光兀自流去，却给端然在红尘深处的那个清婉安静且自持的女子，一段怡然的光阴，让她与文字邂逅，让她知道生命的含义，给她取舍的勇气，让有些断章斩钉截铁地宣告落幕。是啊，生命的源泉永远不

会停歇，这世间没有枯萎与衰老的命运，只有肯爱与不肯爱的心，只有或擦肩而过或携手同行的情。

啜一口清茶，温润的感觉直至肺腑，阳光也从云层透了过来，光影透过纱帘落在洁净的地板上，刚浇过水的绿萝莹翠舒展，花影扶疏。明净爽朗自是不必说。风大了些，倒映在地上的树影开始纠结，树叶子却发出哗哗的笑声，麻雀叽叽喳喳像在商量着什么，而天上的白云由远至近在追逐嬉戏。

“不能像佛陀般静坐于莲花之上，我是凡人，我的生命就是这滚滚尘缘，这人间的一切我都希求，快乐啊忧伤啊，是我的担子我都承受。”茶几上放着早几年我手工制作的绢花，在那里清浅。那一年爱人生日，我没有去商场挑选礼物，而是悄悄买来材料，用休息时间亲手缝制了这束百合，几多烟尘，几番涤洗，当时的炫丽已逐渐褪去，经历岁月的颜色淡然温和。是啊，

这翻云覆雨红尘，很多时候，我们挽不住时光的流逝。但是，心底里却安于一粥一饭的安宁，喜着那份质朴而纯真的情感。也只有你这般宽厚温良的男子，才让我感到踏实安稳，虽无甜言蜜语的浪漫，却给我骄纵与怜惜，与我赤诚相见朝夕共度。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这来自诗经的辞藻，我们都耳熟能详，它质朴干净，带着坚硬的质地，是阅尽繁华后的安然，是灿烂喧嚣后的沉寂。十几年来，我们风雨相携，甘苦共尝，早已血脉相连，稳妥圆满。

真水无香，岁月静好。回过神，夕阳西下，安然时光总是过得太快，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，它始终是一种清冽的姿态，有着自控且凝重的美。阳台上的栀子结了很多花蕾，将开未开，迎风摇摆，还有那朵百合绢花，带着旧时光里特有的味道，带着尘世的温馨，绽放。

凡人脸谱

记忆中的大孙老师

■孙达

东叔乔迁之喜，托我写几副对联。小时候东叔和我家同住走马楼，他就是我们这帮男孩的带头大哥。他难得有事相托，我自然义不容辞。

铺开对联纸，提起羊毫笔，脑海中忽然想起了我的小学老师大孙。那时候学校老师少，一个老师要教两三个年级的孩子：通常我们三年级的开始练毛笔字，一年级小朋友就跟着大孙读拼音。大孙批改作业总是要戴上眼镜，一旦发现教室里有谁人不认真写字，就会抬起头来，把眼镜拨到鼻尖上，目光从镜片上方射出来，像雷达般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扫一圈：“谁在吵吵？要挨板子？”我们立刻就噤了声，大孙口中的板子是一把戒尺，每次都会跟着他进进出出，谁不听话，就得伸出手去挨板子。我倒是从未挨过板子，但听到板子落在同学

掌心里的啪啪声，也觉得疼痛难忍，自然不敢违反课堂纪律了。大孙见我稳重，竟任命我为一班之长，让我喊“起立”。可我那时胆小得很，嗓子眼跟堵住了似的，“起立”两字无论如何也喊不出来，大孙催了两声，我竟掉下了金豆豆。本以为一定逃不过大孙的板子，没想到他替我喊了一声“起立”后居然就此翻篇！

大孙并未因此认定我是“抬不起来的茅坑板”，他一如既往地重用我，有什么比赛，我肯定首当其冲，特别是书法比赛。我们村是不完全小学，比赛要去镇小，但多半也是重在参与。可四年级的毛笔字，大孙格外重视，我每天一到校就要在他的办公室里练字，放学后别人回家了，我还得继续练习两小时，周日也不能幸免。有一次同学出去野炊，大孙竟然把我孤零零留

在学校练字，我哪有心情好好练字，心下恨不得把毛笔墨汁都给丢到村里的雁潭里去。但腹诽归腹诽，终究还是遵照大孙的吩咐认认真真完成了。

大孙回来看见我的练字成果非常开心，当晚特地家访，表扬我是可造之才。大孙言之凿凿，父母也深信不疑，从此农忙时节的田里活也给我免了，只叫我安心读书。这算是毛笔字为我带来的福利，我终于不再厌烦这千篇一律的练习，而一旦沉浸于书法之中，毛笔字越来越“颇有筋骨”。后来在整个戴村片得了二等奖，成为大孙生平第一件教育上的丰功伟绩。

正是从这一次获奖开始，大孙每次给村里人写对联总会带上我这个“高足”，于是，在大人们的围观中，我也会饱蘸笔墨，泼墨挥毫，在红纸上写下“旭日乍临家室乐，和风初度物华

新”之类的祝贺之语。在那段日子里，我认识了很多生僻字，如“螽斯”出自《诗经》，意在称颂人子孙众多而有贤德，其实就是我们男孩常捉来戏耍的蝈蝈。写对联自然有额外的奖励，比如白吃白喝，还可以带些糖果回家，因此，虽然写之前得在黄纸上反复练写，剥夺了我和小伙伴外出玩耍的时光，使我也成了弟弟口中“哥哥小时候就喜欢待在二楼，像个娇小姐”，但我依然很喜欢。

前段时间老家搞装修，整理物品时无意间翻出了一叠“素质报告单”，放在最上面的十张用清一色的隶书书写，右下角是大孙行云流水、渺若云烟的签名。那时候尚不知这是隶书，却已莫名觉得欢喜，写字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模仿。或许正是如此，让我有幸成为大孙的“嫡传弟子”！

湘湖新苗

故乡的变迁

■方琦

当你看惯了川流不息的汽车，转动的工地塔吊，闪烁的霓虹灯，千篇一律人来人往的商圈，听惯了公园嘈杂的广场舞音乐。你是否开始怀念那最自然、最朴实的生活呢？站在阳台上的我，看着窗外的几辆挖土机陷入了沉思……

我想起了我的故乡，一个美丽的小乡村。曾几何时，她就是一个江南的缩影：蜿蜒盘旋的群山丘壑纵横，点缀满山的斑斓花四季变换；潺潺溪流，调皮地撞击着大大小小的卵石和山岩，清脆地奏着欢乐；梯田处间常有几头牛羊在田埂边悠闲地采食着嫩草，几个小孩在田间欢快地扑蝴蝶。眺眼望去，蓝天的醉人，山间的欢腾，一派轻松。简陋的公园，暖阳投射出小孩子玩泥巴、滚铁环、做游戏的身影，简单又快乐。

然而，曾几何时，村里大部分青壮年不再守着几亩田地而外出赚钱；留守的儿童渐渐多了起来，沉迷于外出家长带进农村的高科技。渐渐地，再也看不到山上“探险”的小分队，再也看不到在黄花草丛中扑蝴蝶的孩子们，再也听不见孩童清脆如铃铛般的笑声……

乡村建起了林木加工厂，沿山溪旁建了好几个造纸厂，小型矿山也开起来了；村民们几乎都新建或翻修了房子……但不知何时起，山村开始出现裸露的山体，近山已变稀疏。外婆家的后山，在几年前的一次大型伐树中坍塌了将近一半，山体灰白。河水变得浑浊，流经的卵石染成灰黑，走近了空气中也会闻到腥臭，梯田荒芜，杂草肆虐；由于老人小孩居多，养牛养羊养猪的也少了，大部分肉食都是外面贩进来的。

记得小时候爷爷总抱着我去广场的戏台听戏，因为那时村里穷，所以村长让所有村民每人交一点钱，六个月请一次戏班子来唱戏娱乐娱乐。当时观赏六月一次的戏就是村里小孩除过年外最开心的事，到了听戏的那一天，往往太阳还没落山，人们就早早地吃早饭，带着孩子搬上板凳来到广场。天刚黑广场上就塞满了人，好不热闹，下午五六点第一台戏上演了，顿时掌声如鸣，《霸王别姬》《仙女》《白蛇传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几曲下来，场面就彻底热闹了。乡亲们买几瓶啤酒，边喝、边聊、边笑。这时总会有长辈忽悠小辈：“来尝尝不，很好喝的比糖甜！”小孩喝一口后就哇哇大哭，“爸爸骗我，爸爸骗我，一点也不好喝，好辣，呜呜呜呜！”大人们就哄堂大笑。那时大门敞开，不认识的人都能聊上两句。而现在，戏台变成了一个摆设，周围再也坐不满人了，冷冷清清，春节的时候甚至成了停车场。人与人不经意之间有了比较，曾经热情的人们变得冷漠，乡道村道节日也会经常堵车。年轻人都在外面不同的城市打拼，“乐不思蜀”，像我们这样随着父母长期在外的少年，偶尔回家，就算同龄也是接触交流甚少。

好在这些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，山村关闭了污染严重的造纸厂、小型矿山，控制了 in 良田上建造房子。根据山体水土质地特征，引进了优质的杨梅树苗栽培，历经数年，山体又变青绿了，长出的杨梅个大味美，酸甜可口，得到一致好评，摘得个杨梅之乡的美誉。每年5月杨梅成熟可摘时，好些城里和外地人慕名专程而来，或采购，或采摘，山村空气好，风景美，真正是高兴而来，满意而归。农家乐的产业兴旺，吸引了部分外出打工的青年回乡就业创业，增加了村民们的凝聚力，也加大了绿色产业链的投资拓展，比如蜂蜜产业、畜牧产业、竹编工艺产业、手工造纸产业等。

良性循环，绿色发展，造就经济发展与自然共存，青山绿水创效益的持续发展道路。我们的家乡变成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。更多的青年留了下来，孩子不再在家盼望父母回来。村里又活了起来！

湘湖诗会

去往未来的古树

■李沅哲

如同修剪一张旧补丁
被遗失的春的脚步
在这一季缝合
溪瀑、花鸟、群山、星辰
排着队，在同一片天空依次相迎

竹子紧挨着，缓缓向上
探寻温暖稀薄的光线
只有新笋，扶着紫萼翘望，
如踏春奔走的孩童
将崭新的人群一一打量

一群蚂蚁结队
像疾驰的光影之剑
掠过古树泛黄的伤疤
它们又像掉落，希希望如此遥远
价值的重量，需要去一杯龙井的体内搜索

一棵千年的古树，已不属于任一朝代
它脚下站立的空间，
好似一道无法计算的命运
数学的尽头没有数字
时间的尽头是不死
岁月的长河，在它身上自下而上地奔跑
铁皮金甲上的停留，未知的明天只是片刻
一只眨着眼睛的蝴蝶
却可以与它们平等对话